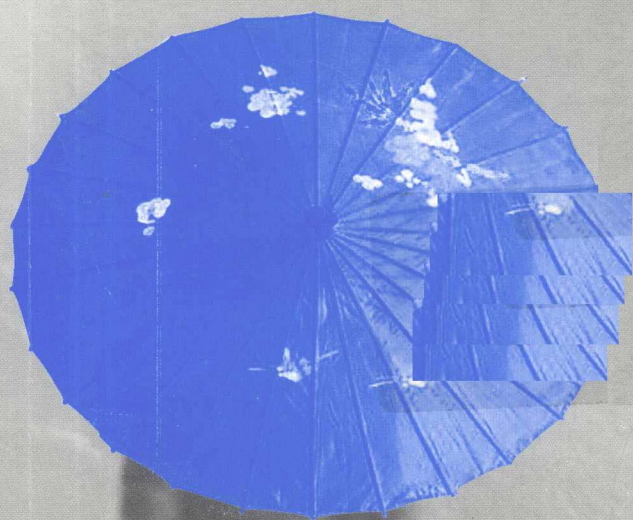




筱筠 著

民国时期的爱情

Lov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河南文艺出版社



筱筠 著

民国时期的爱情

Love in the Republic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的爱情/筱筠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765-293-9

I. ①民… II. ①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3478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44 000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1	第 一 章	少女的隐秘心情
17	第 二 章	春天的小提琴
29	第 三 章	静静的病房
40	第 四 章	初恋的迷狂
57	第 五 章	短兵相接
70	第 六 章	台风眼
85	第 七 章	遍布的陷阱
104	第 八 章	少女的秋天
112	第 九 章	他乡遇红颜
121	第 十 章	同床异梦
131	第十一章	机关算尽
141	第十二章	钟山只隔数重山
150	第十三章	两种别离

158 第十四章 泪尽君山一点青

169 尾 声



第一章

少女的隐秘心情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十二日傍晚,山城重庆枇杷山半山腰的一处公寓中,一阵阵舞曲声从傍晚的迷雾中环绕而出,这就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川东特勤组长罗弘文的公馆。这一天是罗弘文五十岁的寿辰。

宽敞的大厅灯火通明,罗弘文穿一件质地非常柔软的藏蓝色长袍,满面红光,不时地朝往来的客人点头、招手。他步履平稳,稳重中夹杂着某种让人说不清的焦灼,他不时瞥一眼墙壁上的大挂钟,再看一眼窗外,好像有什么重大事情即将发生似的。

这时,他的女儿罗紫烟已经悄悄地离开大厅,独自一人置身于空荡荡的罗家大院。一身雪白的晚礼服使她在夜色衬托下的身段更加姣美、动人。罗弘文早年丧妻,膝下无儿,只有紫烟这一个千金,平时对她百依百顺,馆内里里外外的人从不敢稍有怠慢。



紫烟这一年已满十八周岁，出落得像一朵香水月季，清丽又鲜艳。她是个性格温顺内向的女孩，平时在家里偶尔和父亲撒撒娇，待人和气，知书达理，在用人面前从不要大小姐脾气，罗家的用人打心眼里喜欢紫烟，尤其是张妈。

张妈是罗弘文已故妻子从娘家带来的贴身丫鬟，张妈的丈夫死得早，有一个女儿长年在外国读书，张妈待紫烟就像待自己的女儿一般。

紫烟不喜欢父亲的那些客人，更不愿意和那些官场上的人在一起用餐、跳舞。她刚刚摆脱掉几个舞伴的纠缠，此时有种轻松的感觉。晚风轻柔地拂面而过，她深深地吸了口气，透过玻璃窗，淘气地朝屋里的人扮着鬼脸。她不停地东张西望，担心有人突然冒出来发现她。院子里静悄悄的，客厅内的喧闹声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紫烟心里清楚，如果她不是罗弘文的女儿，她会远远地逃开，她喜欢和自己亲近的人单独在一起。或者一个人唱歌、跳舞，做五彩缤纷的梦。

紫烟看见对着窗口凝眸沉思的父亲，她敏感地意识到父亲的神情有些不对劲，整个晚上，他一直笑得很勉强，那种笑容让人隐约感受到了里面掩藏着的不安。紫烟天真无邪的面孔浮上一层阴影，她久久地注视着父亲，困惑至极。

罗弘文在等待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消息。窗外一片漆黑，女儿忧虑的面庞不可能进入他的视线。舞会照常进行，乐队的乐师们正情绪激昂地演奏着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一首曲子，所有参加宴会的官员们正忘情地陶醉在这个美好的夜晚。乐曲声淹没了一切，在这古朴的公寓上空盘旋，回荡。

紫烟仰望夜空，无星无月，这是山城很难见到的景象，罗紫烟心里暗暗祷告：但愿一切正常。她再看窗口时，父亲已经离开那里，正和用人交代着什么，她猜测和她的离开有关，罗紫烟决定立刻回大厅，到父亲身边去。他只有她这么一个爱女，她要 and 父亲共度这个夜晚。

罗紫烟急急地赶到门口，突然，背后两道雪亮的灯光直射在她身上，一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人还没等车停稳，就一个箭步冲下来，直奔客厅。



此人是罗弘文手下的一个军官,叫何志向。何志向年轻英俊,做事也很卖力,罗弘文很欣赏他的精明能干。何志向第一次在罗公馆见到罗紫烟,爱慕之情溢于言表,经常偷偷地观察紫烟,眼睛半睁半闭却刺透肌肤一般让人不舒服。那种目光罗紫烟在街上走路时经常看到,好像要把人整个吞掉似的。紫烟在父亲生日酒会上没见到何志向,起初有些纳闷,后来又一想这人着实让她看了心里不舒服,可以说,出来也就是为了不碰见他那吓人的眼睛。可偏偏冤家路窄,何志向来了。

这一次何志向破例没有对紫烟献殷勤,他大步流星赶过罗紫烟,与正要出门的张妈撞了个满怀。张妈赶忙闪到紫烟这一边,给何志向让开一条道。何志向迅速进了屋子,头也没回。罗紫烟心里对何志向很不满,觉得这个人太没有教养没有礼貌,在后面狠狠瞪了何志向一眼。张妈拉住紫烟的手,连声说:

“瞧这手冻得冰凉,老爷见不到你,就让我出来找你,快让张妈给你暖暖手。”

罗紫烟娇嗔地顺势依偎在张妈怀里,说道:“人家又不是三岁两岁,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紫烟拥着张妈进客厅去了。她越过何志向的身影看到了父亲。罗弘文虽然心情焦虑,仍然很欣慰地朝女儿点点头。微笑一闪即过,他心情沉重地把目光调向何志向。军官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电报,罗弘文看毕神色大变。乐师们正在很投入地演奏幽雅抒情的《雪绒花》,罗弘文突然大声命令乐队停止演奏。人们惊愕地睁大眼睛,没等舞池中跳舞的客人回到座位,罗弘文就宣读了武汉来电,他声音颤抖,一字一句地念道:“南京陷落。一六〇师参谋长司徒非将军和宪兵副司令肖山令殉国。”

大厅内鸦雀无声,空气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有的军官禁不住掉下眼泪。

罗紫烟把头深深地埋进张妈的两臂之间,父亲沙哑的声音抽痛了她脆弱的心。此时,她作为罗弘文的心肝宝贝女儿,也无法理解父亲所遭



受的打击。她一个劲儿心疼父亲，虽然她还不能够明白这封武汉来电的重要内容和意义。

罗弘文示意张妈把紫烟带回她自己的房间。张妈心领神会，一面抚摸着罗紫烟的头发，一面朝楼上走去。

罗弘文看着女儿的背影消失在楼梯的拐弯处，长叹一声，继续说道：

“山城重庆现属抗战大后方，委员长已决定迁都于此。各位皆属党国栋梁，还望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振作精神，忠于职守，不负委员长之厚望。”

舞会不欢而散，罗弘文送走了客人之后，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他看上去有些摇摇欲坠，他不停地告诫自己要挺住，更艰巨的任务还在等待着他，几十年来经受的风风雨雨、沟沟坎坎磨炼了他，越是艰难时期，越是要坚强。何志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看着上司走进卧室，才转身走进了茫茫夜色。

夜，已经很深了。罗紫烟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地在床上躺着，两只大眼睛时而睁开时而闭上，这样折腾了好久，依然无法进入睡梦，她索性不睡了，坐到写字台前，伸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刚看了两页，就烦躁地丢下，披上一件墨绿色薄呢大衣，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

出了客厅，罗紫烟沿着卵石铺成的小路缓步而行，不知不觉来到罗家后花园。花园里的树木早已没有多少水分了，平日看上去干干瘪瘪，此时树枝被融雪弄得湿漉漉的有了一些生气。紫烟在夏天的夜晚，经常到花园散步，乘凉。花园建在客厅的背面，白天也很幽静，在那里可以看到用人的房间，紫烟卧室的窗口正对着园中的假山。用人房间的灯已经熄灭了。紫烟深情地望了一眼父亲房间明亮的窗口，心里升起一股暖流。

罗紫烟在花园里伫立了一会儿，觉得有了一点睡意，她刚要举步回房，却听到假山另一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她很好奇，就轻轻地绕了过去。由于大院内长年有管家派人把守，绝不会有陌生人进来，紫烟确信这里若有人她一定认识。只是这么晚了会是谁呢？



假山后面确实有一个人，罗紫烟在与那人相距十米远的地方站住，悄悄打量这个陌生人。

他穿一身学生制服，留着平头，神色忧郁地在眺望远方，远处有影影绰绰的树影，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在冥想之中，以至于突然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时，竟然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紫烟看到一竖排金色的纽扣，在当时，只有军人和学生才穿这种扣子的服装。纽扣在紫烟眼前闪闪发光。

“你是谁？我从来没见过你。”紫烟大大方方地走到学生面前。男生比她高出半个头。紫烟眨巴着大眼睛，两只手背在身后。她仰视着男青年，男青年则视若无睹平视前方。罗紫烟突然有些拘谨。

“你没必要认识我。”男学生冷冷地说。

紫烟顿时觉得脸颊像挨了一巴掌，火辣辣的，直难受。本来她只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却遭到对方的冷言冷语，他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而且是在罗家庭院之内。

紫烟生平第一次遭受这种不明不白的冷言冷语，心里的委屈可想而知，不过她的小鼻子始终骄傲地翘着，两只手始终背在身后。

“我知道你是罗伯伯的女儿。至于我，你可以问你父亲。打扰你散步，我很抱歉。”

男青年的声音低得像是硬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勉强。紫烟刚想开口，虽然她并不清楚自己将要说些什么，男青年转身走开了，他低着头逃跑似的窜出了紫烟的视野。他闪过公寓的右墙，不见了。

紫烟愣愣地站了一会儿，愤愤地朝男青年消失的方向跺跺脚，两颗泪珠也随之震落下来。紫烟抹一抹眼睛，恨自己太不争气，为这么一件小事也要流泪。她甩甩长发，想尽快忘掉这天晚上一系列不快乐的事。

这天夜里，紫烟在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进入了梦乡。这一觉睡得很不安稳。

第二天早晨起床时，紫烟感觉脑袋昏昏沉沉，四肢绵软无力，接连几天都是如此。她知道自己是那天夜里去花园受了风寒。



罗弘文没日没夜地忙，夜晚大厅里经常有电话铃响起，早餐有时也难得安宁。紫烟躲在楼上的卧室里，从窗口看着父亲进进出出，心里寂寞得很。张妈端上来的饭经常会原封未动又端回去，紫烟吃不下饭，明显地消瘦了。张妈既为小姐担心又不知道该不该把这情况告诉老爷，后来她想还是算了吧，老爷这几日也憔悴了许多，紫烟毕竟年轻，过几日就没事了。

紫烟生病的这段时间，总觉得房间太冷清了。偌大的两层楼耸立在半山坡，紫烟从窗户向外眺望，树木以及山野呈现出一派萧条荒芜的景象，她感觉连头上的天空也是灰色的，没有生机。

用人们做完一天的工作，早早地便各自回房去了。用人中有一对是新婚夫妻，他们在罗家做工相识，由罗弘文亲自主持婚礼，两人对老爷心怀感激，对罗家也算得上忠心耿耿。现在，这对夫妇似乎都十分满足于躲在屋里共享两人世界，其他的老用人上了年纪，看不惯还时常叨念几句。张妈经常把用人们由于方言不同弄出的笑话讲给紫烟听，笑得紫烟前仰后合，直喊肚子疼。张妈有分寸，绝不在小姐面前说男女间谈情说爱的事，紫烟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子，不宜过早用感情去分散她的精力。张妈懂这个。

紫烟在家里休息了七天，大部分时间她独自一人。夜晚来临时，她经常会莫名其妙地生出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像父亲五十岁生日那天晚上的表情一样折磨着她。本来她是有理由和机会去调查那个男青年的，或者她还可以报复他一次，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不亲自去问问父亲：“那个男学生为什么会住进我们家里，第一次和他开口讲话他对我的态度十分生硬无理！”

罗紫烟没有直接去向父亲打听那个男青年的情况，他的名字从那个夜晚之后在紫烟心目中已经不重要了。她很想知道一个年青的学生为什么会那么忧郁。她没有在他面前再次贸然出现，她从窗口看到男青年每天日出时走，日落时归，总是一副落落寡欢、无精打采的样子。男青年在玫瑰色晚霞的映照中回罗家时，紫烟趴在窗口端详他那张眉清目秀的



脸。她在想：他若是挺胸昂首，微笑一次会是什么样子呢？后来的几天她一直在留心察看男青年的表情，从远处看，他的表情十分落寞，好像刚刚丢失了一件最珍贵的东西一样。紫烟感到颓唐的是，他脸上没有她所希望窥到的表情，也没有出现她所设想的笑容，他冷若冰霜。

有一天，紫烟听到院子里张管家说：“怪人！架子还不小，主动和他搭话爱理不理的，他以为自己是罗老爷的公子哟！”

紫烟把刚刚缩回的脑袋及时地探出窗外，这时，男青年刚迈出大门口，显然也听到了张管家的话。他加快了脚步，仓促中被脚下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紫烟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她差一点喊起来。不过，幸好男青年反应快，用手撑住树干。紫烟倒吸一口冷气，缩回脑袋，随手关上小气窗。正巧张妈端着早餐走进屋子，罗紫烟故意装作不经意地问：“张妈，刚才张管家在院里说谁是怪人？”

张妈把餐盘放在小姐的写字桌上，有点惊异地看了站在窗前的紫烟一眼，说：“老爷没告诉你吗？也难怪，才十几天的事。老爷现在哪里还有心思料理家事，国难当头哇。”

紫烟对张妈的不入正题有点着急，嗔怪道：“张妈，我是说……唉，算了。”

罗紫烟端坐在写字桌前，半心半意地开始吃饭。

张妈一声不响地合上门，走了。

这一天罗紫烟的身体已经好转，她和从前一样，穿上熨得平平展展的学生制服，一个人偷偷地下了山。她不愿意让爸爸派汽车送自己上学，因为她觉得让同学看见了怪不舒服的。

期中考试就要来临，罗紫烟由于赶着补习几天来落下的功课，每天起早贪黑写呀算呀的，整个人忙忙碌碌，紧张兮兮的。

罗弘文很少在家里用晚饭，罗紫烟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带饭盒和同学们在学校用午饭，父女俩有时一连两天也碰不着面。罗弘文只能叮嘱张妈照顾小姐，张妈其实哪里用得着嘱咐。

没人知道罗紫烟拒绝司机开车送她去上学，是希望能在下山或上山



的路上与男青年相遇,这个愿望使她在这一年冬天浪费掉许多宝贵的时间。从罗公馆到学校徒步需要四十多分钟,回来时要登山还得多花一些力气。有时累了一身汗见到张妈也不敢叫苦,还硬要说这是为了锻炼身体。张妈无可奈何地摇头,不明白姑娘为什么有现成的车不坐,每天非要辛辛苦苦爬上爬下。紫烟则一意孤行,说什么也不肯坐车。不过,她的确比从前更有活力了,脸蛋总是红扑扑的,像涂上了一层胭脂,而实际上紫烟是从不用脂粉和唇膏之类的化妆品的。她喜欢自然,原本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她长长的睫毛总是忽闪忽闪的,活像童话中的白雪公主,高贵但不盛气凌人,活泼但不失庄重。

紫烟纯净如一汪清泉的眼眸中,近日经常闪现出一抹神秘莫测的光彩。她会为一件平时不值一提的小事突然激动起来,和同学争得面红耳赤,之后,她又很后悔。不过当时,她总是无法克制,她觉得心头好像有一团火,被堵在胸中燃烧。

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滑过,一连又过了十几天,紫烟期待的相遇一次也没有出现。夜里,她听见有人在外面拉小提琴,琴声婉转,如泣如诉,仿佛在向山城讲述一个不幸的故事。越是在那种时候,紫烟越是渴望走进那个青年的视野,但是她又不愿意给这个令她牵肠挂肚的男青年留下轻浮的印象。

这天早晨,山城重庆大雾弥漫,七八步开外的地方就看不见人影。紫烟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起床了,草草地吃了点早点,就出了罗家大院,一路缓慢地走走停停。白茫茫的雾气正在扩散,紫烟顺着下山的石阶很快就到了山脚下。她轻松地吸一口潮湿而清新的空气,正要迈步的当儿,从石阶上滚下一件东西,刚好滚到她脚边停住。紫烟俯下身,拾起那本卷成圆筒的书。这是一本大学化学教科书,紫烟在封面的右下角看到三个清秀的字:李致远。

她抬起眼帘,接触到一双忧郁的眼睛。他第一次很认真地给了紫烟一个注视,旋即又垂下头,眼睛盯住紫烟手里那本书,首先打破了沉默:

“书,是我的。谢谢你。”



这是一句普通人都会说的正常道谢，但是在紫烟心中，这是最富有色彩的语言，缘于它是从致远的口中发出来的。紫烟的心又开始突突地跳，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她再一次感到不知所措，她忽然感到自己有点怕这个青年，至于原因，她自己也不晓得。

李致远呆立了几分钟，见罗紫烟并没有把书递给他意思，他指了指那本书：

“我可以……罗小姐。”

“是的，是的，还给你。”紫烟的脸红了一下。

李致远接过书，很快步入街道。雾开始飘散开，紫烟木然地站在平地上，眼见着雾气迅速地吞吃掉李致远瘦长的身影。

她用甩头，直奔校园。

罗弘文在南京陷落之后，心情极度悲痛。李致远的到来勾起了他对亡友的思念之情。李致远的父亲是罗弘文在军校的同窗好友，由于志向有异，毕业后就各奔东西了。他由上级分配到重庆，李致远的父亲则留在北平解甲归隐，在一所中学当了教员。罗弘文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和李致远的父亲有过书信往来，知道他娶了一个教师的女儿，两人生了一个儿子，日子过得平平静静。

罗弘文突然接到好友病故的消息，是他五十岁生日的前三天，那天他正在屋子里对一个士兵训话，一个卫士带进来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很怕羞地看一眼罗弘文，双手递过早已准备好的信函说：

“罗伯伯，这是家父要我交给您的。我父亲是李明声。”李致远说这番话时声音极其平淡。

罗弘文犹豫着接过信，他敏锐地觉察到李明声可能有难。他挥退了士兵，示意李致远坐下来。

罗弘文小心地取出信，轻轻地展开，慢慢阅读起来。这封信很简短，用的书写纸是一种常见的劣质纸张，有的地方已被笔尖划破。罗弘文知道这些年李明声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信中说他妻子得肺病不在人世已有数年,他觉得自己已经快不行了,临死前只有这个儿子他放心不下。这孩子空有一腔爱国热情,对自己的生活起居饮食从不注意,最主要的是他性格孤僻。如今国破家亡,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北平,致远欲赴抗战大后方继续求学,日后报效国家,希望罗弘文看在同窗好友的情分上,照顾一下这孩子。

罗弘文摘下信,眼角溢出泪水。他重新打量李致远,发觉这个大男孩的确与众不同。罗弘文并不欣赏他的气质,有点女孩家的羞涩。他更赏识何志向那种精明干练的男人,但是他对李致远也无反感,他身上流着李明声的血,这一点很重要。罗弘文语重心长地说:

“走,我们回家去。我会尽快给你找学校,学生要以学业为重。不要太伤心,人终有一死,我想你父亲一定希望你能活得像个男子汉。”

罗弘文故意在“男子汉”这几个字上加重了语气,李致远对他的话没表示任何态度,使他捉摸不透这男孩的心思。罗弘文拨了一个电话,很快就进来了一个穿美式制服的军人,罗弘文吩咐他去拿李致远的包裹,李致远谢绝了。

罗弘文没有安排李致远住客房而是让张妈收拾了一间挨着用人房间的屋子,他觉得李致远需要的是一种艰苦一点的环境。他一直奉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古训。此外,他也不想让致远和这个特务圈子打交道,老同学肯定也是这样想,因此在居住上他就给致远划了一道界限。不过对于李致远来说,住在哪里都不重要,他只是不想违背父亲临终前的意愿,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非要让自己来投奔这个他并不感到亲切的人。

那天傍晚,罗弘文把李致远安置在罗家大院之后,自己驾车去了嘉陵江边。

余晖洒在岸边的空地上。罗弘文停好车,沿江岸一直向东走去。他思绪万千,就像眼前的江水一样翻滚而至又迅速流走。江风掀起他额头上有些花白的头发,他举起右手,有那么一瞬间,他想起妻子临死前的样子:清瘦的女人安详地靠在他怀里,已经停止了呼吸。他就抱着



她，久久地凝视妻子苍白的面容。那是他第一次流泪，还差一天就是他三十二岁的生日，妻子已经替他准备好了生日礼物：一只金壳怀表。此刻，罗弘文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只表的温度和它均匀的滴答声，在许多夜晚，他都觉得那是妻子的心在自己怀里跳动。十八年过去了，如此漫长的岁月里，罗弘文只要想起妻子那张苍白的面庞，胸口依然还会隐隐作痛，那种痛缓缓地从心口蔓延到血管，他感到生命只剩了一半，这一半生命如今只属于自己的女儿。这些年他一直不愿回想和妻子共同走过的那段日子，她简直是天使的化身，在罗弘文心中妻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他命中注定一生只有这一个女人。上帝，他只剩下罗紫烟，她是妻子的影子。罗弘文突然微笑了，后半生有女儿陪伴身边，可以满足。

月亮偷偷地爬上山坡，星星在漆黑的夜空上闪闪发亮。罗弘文回到公馆时，只有客厅的壁灯还放射着暗黄的光，他觉得很疲劳，就靠在沙发上点燃一支烟。烟雾一缕缕将他缠绕，他再度陷入沉思之中。此时，妻子和女儿的影子已经模糊了，他关心着武汉方面的军事情况，南京陷落之后，日本人又在打武汉的主意，估计装备落后的国军是很难守得住的，更主要的是，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搞得国民党各派系之间只图得保住自己的实力，打起仗来互不相顾，焉有不败之理？

罗弘文在这个夜里睡得极不踏实，他一直做噩梦，凌晨突然醒来时额头虚汗淋漓。那时他就预感到前线又会传来坏消息。

罗紫烟虽然对父亲的公事不闻不问，但她看见父亲的样子，知道战事吃紧。

紫烟闲时思索一个问题，几天来不知道为什么李致远有意躲避她，偶尔碰面连一声招呼也不打，躲瘟疫似的从罗紫烟身边匆匆而过。紫烟为此甚是苦恼，她把这份不明不白含混不清的感情压在心底。

考试结束了，紫烟自己认为考得很理想。这一年她就要毕业了，父亲不希望女儿考上大学，他曾经说过让她毕了业就嫁人，他年岁渐渐大了，女儿一天没有个如意郎君，他就觉得不安心。当然，紫烟的丈夫是要



他罗弘文亲自挑选的，他心里有数。

罗紫烟每逢想起出嫁的事，就感到心烦，那时李致远忧郁的眼神便会占据她的脑海，紧接着浑身的血液沸腾着使她坐卧不安。夜里，她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呼唤致远的名字，她梦想他们有一天会在一个美丽的地方约会，倾诉各自的心声。她感到四周出奇的寂静，只有自己不均匀的呼吸在胸口此起彼伏。

紫烟很小的时候就跟张妈去过佛堂。佛堂位于枇杷山北坡，里面居住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女人，还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张妈说有信仰是一种美德，你心中的神越高你的精神就越洁净。人活着要多行善事，否则佛祖必会惩罚我们，死后要下油锅的。儿时的罗紫烟听着张妈神情肃穆的自语，脑袋里稀里糊涂，那时她总是和张妈一起烧香，跪拜，很虔诚的样子。张妈在点燃一炷香的时候，嘴唇一张一合念叨一些她听不懂的话。回家的路上，罗紫烟好奇地询问张妈那会儿说什么，张妈说许愿呗。紫烟又会问，你许什么愿，灵验吗？张妈说有一天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小秘密，你就会明白许愿是怎么一回事。只要你心诚，菩萨一定会显灵的。

在紫烟的记忆中，她在观音堂前说的话以及动作都是从张妈那里学来的。张妈只有在佛堂才会说出一些流利的话，不过只要有耐心，跟随她去上三次你便会知道，张妈的话千篇一律。罗紫烟读书以后渐渐明白了张妈那些话的含义，也感受到了纯粹的精神追求给人心灵上带来的充实。她突然间萌生了许愿的冲动，只是她已不再愿意和张妈同去。

这一天是腊月十五，罗紫烟匆匆地吃过了早点，就出了罗公馆。

罗紫烟穿一件乳白色的羊毛绒半大衣，头上戴一顶用同样毛线编织而成的八角帽，这套衣服只有在节日里她才舍得拿出来穿一穿。这一天对于她来说是个神圣的日子，她将要去完成一件对于她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她异常激动，兴奋。

张妈觉得小姐的神色和装束都有些异样，偷偷地装作到院子里取东